

涉 江

周 嘯 天

《涉江》是屈原在頃襄王時遭讒逐放江南時所作，從詩中所敘地名考之，當作於《哀郢》之後。這是一篇屈原的南行記，也是《九章》中最精美的篇章。一般劃為五段。

第一段寫南行的緣起。屈原志行高尚，以忠信見疑，「舉世皆濁我獨清，眾人皆醉我獨醒，是以見放」（《漁父》）。這裡的事由，本是非常現實的，然而詩人卻來個「真事隱」，採用了他擅長的象徵手法。《離騷》初服之義，復睹於茲：詩人幼好奇服，既老不衰，身佩長劍，頭戴高冠，遍體珠光寶氣。這當然不是實際寫照，這外修是特行卓立的內美的象徵，和《離騷》的「制芰荷以為衣兮，集芙蓉以為裳」，「高余冠之岌岌兮，長余佩之陸離」的寫法是同一機杼。詩人幼志以異，獨立不遷，於是不見容於時。「世溷濁而莫余知兮，吾方高馳而不顧」，不善於偷合取容的詩人，也就只好以想像為翅膀，引古之聖賢為同志了。讀者於是看到他駕起龍車，陪伴大舜遊遨在理想之國的瑤圃樂園。這象徵著詩人對崇高思想境界的一種自我陶醉。「登崑崙兮食玉英，與天地兮比壽，與日月兮同光」，這是全詩最光輝最鏗鏘最亢奮的詩句，意合《離騷》「折瓊枝以為羞兮，精瓊靡以為粢」與《橘頌》「秉德無私，參天地兮」，而更精警易傳。今天讀來也無須語譯，自足動人。至此，詩人作成了一幅自畫像，即為王冕模仿過（《儒林外史》第一回），陳老蓮圖寫過，為後人極其熟悉的形象。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德參天地的人，為南楚所不容，而被放逐了，這豈不可哀。「哀南夷之莫吾知兮，旦余濟乎江湘。」這是詩人的悲哀，更是楚國的恥辱。這裡用了一個「南夷」的刺耳稱呼，表面上是聯繫南行，指南部未開化的楚人；然而聯繫上文的「莫余知」者，和當時中原對整個楚民族蔑稱「蠻夷」，可知詩人意實雙關。他是有意識用了這個自己也不能容忍的稱呼，來稱呼楚人（上層集團），這是恨鐵不成鋼，好比對同胞大聲疾呼：「醜陋的楚國人」！

第二段寫南行的經過與途中觀感。屈原一向喜歡用「反顧」的意象來暗示自己眷念故國的情懷，「忽反顧以流涕兮」、「忽臨

睨乎舊鄉」(《離騷》)都有此意。「登鄂渚而反顧兮」，感何如之？詩中未明說，卻通過秋冬餘風的悲肅作了替代，表情曲折而深刻。杜甫傑作《北征》中有一個令人難忘的細節：「回首鳳翔縣，旌旗晚明滅」，與此頗見異曲同工。步馬山泉，邸車方林的兩句，既是由陸路轉入舟行的過渡，又可體味出詩人中道彷徨的心情。「乘舸船余上沅兮」四句寫詩人沿沅江上溯行舟，船在逆水與漩渦中行進艱難，儘管船工齊榜擊浪，仍容與凝滯。這一方面是旅途況味的真實寫照，十分生動；另一方面又寄寓有詩人無形的感喟。羈旅的艱辛，往往容易使人聯及而「哀人生之長勤」；當詩人看到船在回水中掙扎奮鬥時，無疑會有深刻的感觸，此即異日辛棄疾所謂「江頭未是風波惡，信有人間行路難！」(《鷓鴣天》)同時，南行之舸船的容與不進，與「僕夫悲余馬懷兮，蜷局顧而不行」(《離騷》)的景況，也能構成類比，因此在另一層面上也象徵著詩人眷念故國的情懷。這段結尾點明從枉陬到辰陽竟有一日行程，最後仍歸結到現實感喟，「苟余心之端直兮，雖僻遠其何傷」，這正是《離騷》所謂「不吾知其亦已兮，苟余情其信芳」的轉語。

第三段寫船入溆浦，這次南行暫告一段落。溆浦在今湘西，地處僻遠，在當時是一片窮荒。唐代柳宗元被放逐柳州，曾形容那百越文身之地是「驚風亂飈芙蓉水，密雨斜侵薜荔牆。嶺樹重遮千里目，江流曲似九迴腸」(《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》)；白居易貶謫潯陽，也曾形容當地是：「潯陽地僻無音樂，終歲不聞絲竹聲。住近湓江地低濕，黃蘆苦竹繞宅生。其間旦暮聞何物，杜鵑啼血猿哀鳴」(《琵琶行》)。他們的心情和境遇和千年前的屈原雖有共通之處，若論淒苦險惡的程度，則又不如。無怪乎屈原寫溆浦環境的幽深、淒寂及至恐怖，均有過之。它幾乎使我們想到了「山鬼」的孤獨處境：「雷填填兮雨冥冥，猿啾啾兮狢夜鳴，風颯颯兮木蕭蕭」；滿懷憂思被放逐的詩人，也處在山谷幽深、氣候反常、地濕多雨、霰雪無垠、不見人蹤，只有猿狢棲息的荒蕪之地。這既是對流放地的誇張的形容，同時也暗含有對幽暗險嶽的楚國政治環境的影射用意。處境這樣幽獨，無怪詩人要深哀「吾生之無樂」了。儘管不樂，他仍表明：「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，固將愁苦而終窮」。這正是一個憂先天下者的深刻的悲劇！

第四段是議論與抒情，為這次南行的思想小結。作為有深厚歷史文化修養的詩人，屈原從一己的遭遇而聯繫到前代史事，得

出了具有規律性的認識：「忠不必用，賢不必以」。詩人一面想到伍子胥、比干這些著名的以婞直殺身的前代忠良；一面又想到那些憤世嫉俗、佯狂避世的人物，如「鳳歌笑孔丘」的楚狂接輿（春秋時人），裸身而行的子桑戶（古隱士，見《莊子》）。這兩種不同類型的人物，詩人分別以忠、賢二字加以肯定，表明了他思想深處的一個深刻矛盾；他既懷著愛國之心，為被逐出政治舞台而痛心疾首；又有著憤世之感，產生了一種甘心遠離現實的逃逸意識。這種對立思想的交戰，使他永遠不得安寧。「與前世而皆然兮，吾又何怨乎今之人？」這種強自寬解的話，表現的恰恰是無法自寬的悲憤。「余將董道而不豫兮，固將重昏而終身」，這才是詩識！

第五段是尾聲，通過另一番意境的構造來概括全詩的意旨。它從現實轉入象徵，由賦法轉入比興，由自然意象群換替了社會意象群；在語言形式上則從六七言長句轉入四言短句，並採用了駢偶的行文方式。凡此，都起到了昇華詩歌境界，提高讀者情緒的作用。「鸞鳥鳳凰，日以遠兮；燕雀烏鵲，巢堂壇兮」數句，以鏗鏘精彩的形象語言，描繪了一幕令清醒者觸目驚心的「精英淘汰」的圖景：有才能的人被趕走了，楚國真個成了愚人群氓的世界。「黃鐘毀棄，瓦釜雷鳴；讒人高張，賢士無名」（《卜居》），當一個民族在自行搞「精英淘汰」時，這個民族還有什麼希望呢。恰如《紅樓夢》中探春所說：「可知這樣的大族人家，若從外頭殺來，一時是殺不死的。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，才能一敗塗地呢！」（說著不覺流下淚來。）你看：「露申辛夷，死林薄兮」，不是從「家」裡殺出的結果麼，楚國的「一敗塗地」不是指日可待了麼！這是屈原為楚國預先唱一曲挽歌，是其最深切的詩節之一。它曾引起過多少後人的同情和歌吟，李太白就曾經發揮過：「雞聚族而爭食，鳳孤飛而無鄰；螻蛄嘲龍，魚目混珍」（《鳴皋歌送岑征君》），真是「哭何苦而救楚」了。那末詩人向何處去呢？「懷信佗傺，忽乎吾將行兮」，再行，前面便是汨羅江了。「忽乎」二字勾勒詩人神志迷狂的狀態，最似。

《涉江》在表現上與《離騷》不同，它所記的是一次現實的歷程，詩表明屈原當日渡江，行經湘水、洞庭（鄂渚在湖畔），沿沅水上溯，經枉陬、辰陽到達溆浦，暫處山中，路線及歸宿極為清楚。這和《離騷》的「朝發軔於天津，夕余至乎西極」、「路不周以左轉，指西海以為期」的純屬幻境，以像心路之歷程大不

一樣。使得這首詩更富於現實感與生活氣息。然而，在某些方面，它又與《離騷》息息相通。思想情感的相同不論，在混用神話、社會、自然三種意象成篇而又天衣無縫這一點上，《涉江》就與《離騷》機杼相同。另一點是詩的主觀色彩很強，一是誇張與想像（如寫溱浦、寫瑤圃）；二是全詩將被放逐寫成自疏，變被動為主動，都表現了這種感情色彩。全詩結構很完整，又有開合變化，大體首尾多用比興象徵，中幅用賦法敘述；首段調子昂揚多長句，尾節調子悲涼主短句。形式變化一依情韻的消長。凡此都表現出詩人在藝術上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。

（引自《詩經楚辭鑒賞辭典》，四川辭書出版社，1990年6月版）